

保大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第廿四卷

南風

漢文
越文
主筆范瓊

印刷所河內東京印館

◎ 南風雜誌第十三年上半年目錄攷

保大四年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 第百卅六期〔西正月二月〕

張數

● 第百卅七期〔西二月四月〕

張數

安南供役紀事

一

高平按察范公拔卿事狀

十三

婦女叢談（續二）

五

安南供役紀事（續二）

十八

歷朝憲章官職誌卷之十七

七一

歷朝憲章官職誌卷之十八

七九

★ 第百卅八期〔西五月〕

張數

● 第百卅九期〔西六月〕

張數

何巽甫外傳

廿五

溫如侯小史

卅七

安南供役紀事（續三）

廿七

北使佳話

四十

（文苑）夢洋詩集

卅四

（文苑）夢洋詩集

四六

歷朝憲章官職誌卷之十八

八七

歷朝憲章官職誌卷之十八

九五

愧我中夏淪胥外夷閏位。天既不付瑜以定亂之略。瑜何忍復生其往運之心。是以逋播異邦。流離一十三載。間關瀚澗。茹荼千百萬端。庶幾天日再明。沉州復陸。乃忽有安南國王檄召。區區相見之際。遂爲千古臣節所關。不死不足以伸禮。然徒死亦不足以明心。不得不親至其廷。往返辯折。况瑜大讎未復。又何肯輕喪於溝渠。故不亢不撓。以禮譬曉國王之識。習局於褊淺。而才氣頗近高明。讒夫鴉張。極力煽其焰。元臣拊口。無或措一辭。獨力支撑。四面叢射。逼勒有甚乎衛律。嗟嘆無聞於李陵。雖十一日磨勵之鋒。不敢輕試。而三百年養士之氣。未得大伸。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錄爲一卷。芟其諸臣問難嫌於繁冗也。隱其行間機務。爲彼慎密也。子卿以奉使。困饑雪窖。洪皓以迎請。流遞冷山。瑜則無所奉也。無所奉則不必記。然關於國也。關於國則不敢不記。因誌之曰安南供役紀事云爾。

一該府於丁酉年正月廿九日奉國王檄。檄取識字之人。故壓不發。至次月初三日一時掩捕。如擒寇虜。閩音「朱」與「周」相近。誤呼周相公。周述南手足無措。遂以後事囑其妻子。而後往放歸。如獲更生。其勢燄之懾人也如此。捕至不言。所以久之。差官面試作詩寫字。瑜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大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潰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實。」餘人概不作詩。炤瑜具供。但小異耳。不知何解。

★自序

●安南供役紀事

明季徵士朱之瑜舜水著

一該府作色厲聲恐嚇之云。此外更有何人通文理。速速報來。到上邊去說做不得。諸人寂然。瑜抗辭答之云。此是該府事。何人通文理。何人不通文理。該管者豈有不知。我豈知道若上邊覺察出來。有人承當。何與我事。

一該府令人看守。勢同軟監。瑜語之云。此非一日之事。豈有不飲食之理。且我寓中誰人照管。應帶行李。誰人收拾。語塞。然後放歸。隨差班役諭令居停。伴守外復差人竟夜遊徼。瑜度必不聽。脫毫無賄囑求免之意。此時卽欲自裁不受其餘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而死。故須至彼死於國王之前。方得明白。親友來送者。瑜已作死別。呂蘇吾不解。根究其意。瑜慮其恐怖。別生枝節。遂更端。其說。一兩日內連往占上見翁儀簿及各該衙門儀簿署鎮土王用一欽奉勅書特召恩貢生某名帖以下衙門概不具刺。小官無知坐瑜於別席亦不與較。

一初三夜半方歸。初四晨去暮返。三鼓促行。寓中行李不容收拾。卽一紙別家之書。亦冗不及寫。本寓無人看管。親友不敢受託。後被盜。繇此也。

一初五日先至旱泥各處差官齊集。夜半傳發。惟傳瑜一人。餘人禁勿往。至彼衆差官俱坐定。不爲禮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茹主。猶華言大王也。徵諸儒。如何議論。瑜應聲答云。天子方得言徵。大王卽盡有東京土地。而中國盡復其位號。不過荒服。一諸侯王耳。何敢言徵。差官點頭曰。派派。平聲猶華言是是是也。連說八九聲。

差官云。貢士與舉人進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進士。先時有進士至彼。曾受其困辱。故迎機逆折之曰。貴國不知科目之義。故云爾。貢士便是舉人之別名。故稱曰某科貢士。若貢生便與舉人進士有

分別矣。至於大小則不在此論。我國朝初重貢。成弘以後單重甲科。謂之兩榜。卽如貢生亦有不同。有選貢。有恩貢。有拔貢。有歲貢。有準貢。有例貢。高下之不等。國初之制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成均。積分累升。率性堂分數既滿。優者入爲宮詹坊諭。劣者出爲科道諫官。又有稅戶人材。賢良方正。耆儒等名目。除授更優。鄭堤起家爲布政。嚴震釋褐拜尚書。進士初授或爲縣佐尉。似未得與之頡頏。惟成化朝以邊儲匱乏。許令博士弟子員及民間俊秀輸粟入成均。後來積分之制遂廢。始單重科甲。卽有調停之者。曰三途並用。終不勝甲科之貴矣。

或問取士法。答曰。周官卿大夫察舉而侯國貢之天子。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升之司徒曰俊士。然後考德而命爵。因能而授官。其制尙矣。漢朝以選舉公車帖大經十道。得五爲通最。近古故得人爲最多。而經術之士重於朝廷。唐朝試士以甲賦律詩。始爲雕蟲小技。有志之士鄙之。宋朝試士以論策。此外各有明經。韜鈴。宏辭。茂材等科。明朝以制義第一場。四書義二。經義四合七篇。第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鄉試中試者爲解元。經魁。舉人會試中式者爲會元。會魁。進士廷試策一道。磨勘進呈台司讀卷。天子標題。第一甲第一名爲狀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第二甲三甲爲進士同進士出身。多則四百名。少則三百名。國初亦有中一百名之時。子午卯酉爲鄉試四科。辰戌丑未爲會試四科。問曰。既如此。如何有癸巳科狀元。曰。此永樂以虜敵親征皇太子監國於南都。太孫監國於北京。避嫌不敢臨軒策士。故遲廷試之期。原是壬辰科進士。曰。派派。旁一人曰。太師真文武全才。曰。此因下問而奉答。不過古今掌故耳。若於書無所不讀。而又知兵善用。方是文武全才。不肖安敢當此。

一初八日至外營沙。陵甲爲國王屯兵之所。見翁該艚帖同前。

該艚者專管唐人及總理船隻事務以該伯爲之。

一本日投翁該艚書。之瑜託身貴國。誼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爲美。所爲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亦義也。此兩三國人之所視聽。非細故也。之瑜出身自有本末。遠不必言。近日新膺大明敕書特召。三國之人之所通知。若使僕僕參拜。儻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惜身畏勢。而輕褻大王。瑜罪何辭。若突然長揖不拜。雖甚足。以明大王之大之高。萬一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遂見嗔怒。必萬口同叱以和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久聞閣下高明大度。通度國體。曉暢事務。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幸恕。卽日朱之瑜頓首載拜。慎餘。

一該艚入啓國王。卽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門內右廂。其餘侍班肅然持刀環立者數千人。又非九賓見客。萬目共注。奉命之人傳呼逼促。瑜及門不趨。徐徐步入侍班大喝。瑜不爲動。見國王立致一名帖。與前帖同。但前加本年正月四字。後加頓首二字。諸大老屏人面見。彼此不相爲禮。一語同事翁斗曰。見國王及該艚從來無不拜之禮。今與公各班相見。我今日以死生爭之。慎無隨我以累公。先時欲言。恐公震怖。公若捨得死。則不拜可耳。於是翁姓者先拜。瑜直立於旁。差官啓事畢來就。瑜令拜。瑜作不解狀。舉侍班之杖於沙中劃一拜字。瑜卽借其杖於拜上。加一不字。差官牽瑜袖。按抑令拜。瑜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瑜毫無顧盼。揮手卽行。語同行者曰。爾輩何故隨我。我此去至好。是下監。彼國監禁。公行需索。所費萬端。我止辦一死爾。輩已拜無事。不須隨行。但遠覘之可也。若此去便殺倒得乾淨。因解身上鮮衣與之。惟整束舊衣同去。不知其赴該艚所也。

一將相文武大臣通國震怒。謂瑜挾中國之勢。欺凌小國。共啓國王誓必殺瑜。該艚共議。抵暮方歸。同事者拜畢。瑜仍前一揖。因瑜外江人。隨發醫官黎仕魁家。令黎醫官委曲勸諭。云不拜則禍不測。答云。瑜隻身至此。豈敢抗大王。顧誠不可拜。又不敢畏威越禮。是夜往復再三。夜分不已。云不拜則必殺無疑。此間殺人極慘酷。何不自愛。至此同行者俱極力排詆。瑜勞倦已極。厲聲云。前日從會安來。與親友俱作死別。非至此方拌一死。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矣。何必多言。黎亦憤亦憐。乃云既堅意如此。再不必言。遂復該艚。

一次日黎明而起。自取其牖下水洗沐更衣。撮土向北拜辭訖。俟天明。餘人盡起。將家事囑託陸五。賣寓中所有之物。還彌左衛門銀四十兩八錢。寓主權兵衛房租三十兩餘者。與汝作盤費。帶來衣服行李。盡附蘇五呂內樓供奉勅書。拜上仔細收好。帶至日本待家下。有人來附去。囑畢。對黎醫官云。我大明徵士也。此國家百八十年來未舉之曠典。公應不解徵士爲何名。我於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前後被徵。二次不就。四月間卽授副使兼兵部郎中監方國公軍四十八萬。復不拜。後以虜變。逋逃來此。誼不可拜王。是以不拜。我來外國十三年。卽夢寐中不漏一字。所隨童僕俱非家鄉帶來。故各處交遊。無一人知者。今日死矣。不得不一言。我死後乞公至會安與外江諸友一言以明之。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

〔未完〕

▲婦女叢談（續二）

●范藍瑛

藍瑛小字珪。廣南延福縣人。范有敬之女也。幼敏慧。頗能詩。自號吟癡。敬最鐘愛之。館士人阮養灝

于其家將作東床之選。瀨廣南濰川縣人。素以詩名。號復庵。敬公出。留瀨教其子。乃與藍瑛以詩辭。相贈答。遂與之私。敬還。怒。欲溺殺藍瑛。有友人爲之勸解。乃止。竟以嫁瀨。藍瑛旣歸瀨。相與唱和。所著有戰古堂詩集行于世。藍瑛詩多勁句。其詠屈原有句云。『孤憤氣成天可問。獨醒人去國幾空。』世人傳誦之。

★上侯二女

陳司徒章肅國上侯元旦有二女。長曰太次曰台。令儒生阮應龍。阮漢英以文學教之。阮應龍教太。阮漢英教台。應龍因狎近作國語。詩歌挑太通焉。漢英亦作國語。詩效之。太有娠。應龍逃避至產日。元旦曰。應龍何在。家人對以畏罪去。元旦曰。國治短矣。安知非天使然。未必不爲福也。乃召二生來。曰。古人有之矣。不見文君相如之事乎。能如相如名傳後世。我之願也。二生深以爲德。勤於學問。試各中科。後漢英官至轉運。應龍至胡朝拔用。更名飛卿。飛卿生阮。薦號抑齋。亦中太學生。後爲黎朝開國勳臣。

●人間織女

三帶府安朗縣養悔社。黎克勤繼室阮氏。生下一女。有姿色。飲食別席。不與家人混坐。常樂獨宿。不喜言笑。恬淡自如。尤妙於女工。家中日用仰給於女。常作國音詩歌。洋洋乎盈耳。社人爭爲媒妁。女盡絕之。常自吟曰。

寄語天孫且莫愁。團圓今夕又來秋。人間自有無窮恨。徒枕相思到白頭。
寄語天孫且莫愁。團圓今夕又來秋。人間自有無窮恨。徒枕相思到白頭。
識者知其爲織女後身。一夜當七夕佳節亥牌。母忽見異香滿室。心知其異。急呼女不應。步入房中。視之。見女已盛服而亡。全家感悼不已。厚葬之。墓在棟錦處。亡年十七歲。後一夜母夢女來。謂曰。兒

是織女被謫限滿復回。母親不必憂傷。母亦享壽。全家兒自護持。言訖不見。母驚覺。以夢告家中。全家無不詫異。母乃延師招魂于塋處。歸家設壇祈禱。凡家中及族人被瀉痢寒熱等症。香花請之。往往靈驗云。

▲陶娘

興安仙侶縣陶鄧社有一村。女多姿色。以唱歌爲藝。胡朝末。吳人來我國。隨地設屯。伊村亦有屯。吳人素畏蚊。每人別作一大囊。夜入囊中。臥輪次括囊口。以避蚊毒。只留一人在外。待起後開囊。時村內有一陶娘。生得嬌姿美麗。善於歌舞。聲色爲一方之最。吳人悅之。常聽歌取樂。娘頗能承順。吳人以爲愛已者。遂信之不疑。自是夜盡入囊臥。使娘括之。起又任娘開之。日以爲當時地方被吳人之虐。強壯者各相躲避。只留六七人在焉。娘遂與之謀。伺他熟睡。輒昇就村傍溪渠放下。須臾流出大江。每夜皆然。吳兵損者不可勝計。乃築土爲斗。以量兵數。知其耗損多數。而不知其故。乃移屯於他處。一方之民賴以蘇息。其後村人思娘之德。立祠祀之。又名其村爲婀陶村。現今在仙侶縣南。猶存量兵斗遺跡。俗稱平斗山。亦有一小廟在伊村市前。人有懇求。常見靈應。

★尼嬪

尼嬪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本良家女。通經史。有文學才。人皆以爲曹大家後身。蔡姬以下不足道也。性恬雅。不願嫁。長遂出家。仙花院法雲鶴道庵。皆其坐演之處。有歲餘不出城市者。有聞之于上而召焉。以爲君命不敢辭。隨入京進見。果稱旨。得列串魚之選。充才人嬪。本禪性也。凡事皆付之自然。母少意必入宮。後更覺閑靜標致。時時吟詠。綽有餘裕。常謂其婢曰。我之在今所謂居於無

事處以無心。於我禪性更覺有得也。嬪多有吟詠。現存國音詩凡五十餘篇。秋吟十首。冬吟十首。春詠十首。夏吟十首。雜吟十首。篇中皆語其婢意也。不外「居於無事處以無心」八字。四時之吟起於秋。蓋嬪以年之秋入宮也。其雜詠皆入宮後所得也。

●禮嬪阮若氏

嬪名阮氏璧。字娜環。寧順道安福縣人。故清化承宣布政使護理總督阮若山之第四女也。母淑人阮氏方有娠。夢璧宿墜入口中。因吞之。及生遂命名焉。少穎慧。有文學名。嗣德元年時年十九輔政大臣林惟義表薦之。嗣德帝命賦早梅詩。嬪卽席成詩。有「若教用汝和羹味。願作良臣輔有商」之句。帝嘉之。獎賞白金二十錠。選入宮充尚儀院事。三年封才人。凡宮中侍候及隨幸多奉和御製上以通慧且恪恭雅愛之。教之以詩。爲天子女門。生十三年封美人。尋封貴人。二十一年晉封婕妤。建福同慶二帝方在潛邸。命傳授經典。及教習內庭宮中稱爲婕妤夫子。三十六年上崩。奉兩宮勅旨皆出其手。咸宜元年五月京城有事。從兩宮駕幸廣治。著有鑾輿幸蜀國音歌。返駕日。凡有勅奉草勅書。皆援筆立就。無不稱旨。成泰四年欽蒙慈旨念其勞瘁。晉封三階禮嬪。維新三年逝享壽八十歲。

△徐節婦

節婦姓徐。字蕊卿。興安金洞縣粉陸社人。徐達官之女也。嫁于簽書馮立言之子仲達。家居昇龍城同春坊。未幾立言外補乂安守。仲達往從之。蕊卿留在夫家。纔數年間立言卒于官。仲達縱酒博宦橐一空。徒手而歸。蕊卿問之。具言其故。然達故態不悛。日與賈人青汚。慈烏人杜三雙博。蕊常泣諫。達不聽。一日杜出錢百萬。達貧無所出。以蕊爲賭。達三擲三北。乃使蕊歸于杜。蕊請回家與諸兒一

訣。達許之。蕊至家撫兩兒背曰。汝父薄情。殊無聊賴。死亦何難。徒以爾爲念耳。乃自縊。後達往歸化府。冤故交干貨。途中渴睡。假息于丹楓樹下。聞空中有聲曰。是果馮郎否。某日可就徵王祠相見。達甚怪訝。如期至祠所。僵臥於橋梁破本。三更忽聞哭聲。自遠漸近。及前認之。乃蕊卿也。達因詢始末。蕊曰。妾沒後。上帝憫其苦節。尋加恩旨。見隸嚴祠職掌箋奏。昨因行雨。暫爾鑿喚。否則無日可相逢也。達自認罪過。蕊曰。妾常奉侍。聞諸神語曰。胡朝訖籙丙戌年兵革大起。有真人姓黎。從西南出。勉教二子堅心追隨。妾雖死不朽矣。言訖而逝。達醒覺。遂不復娶。撫育二子長成。及黎太祖起兵藍山。二子以兵從之。歷侍內職。至今快州猶有子孫在焉。其祠在今天施縣平陵社原村。或者後人由金洞而移于此歟。

●故黎烈妃

妃諱金姓阮氏。京北良才琵琶社人。少充宮嬪。逮事昭統帝。甚蒙恩寵。第時方多事。未曾正位。丙午年生元子祐。益爲兩宮所珍愛。北行日。元子在行。妃以倉卒中不能扈侍。乃流落太原武崖間。削髮爲尼。人莫知爲先朝后妃者。甲子秋。故君故元子玉骨出塞。妃始艱闋就諒。山鎮接櫬。自此絕粒不食。日進水粥少許而已。九月二十六日。玉骨抵昇龍城。奉安于延祀公廳。十月十二日。移棺禮訖。妃出拜黎族。及與從亡諸臣訣云。妾所以不能以一死報國者。徒以吾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故亦偷生至此爾。今幸得與哭泣之哀。又見亡兒遺骸。妾復奚求。從此永辭。再奉衾裯于九天上矣。倘得歸附山陵一杯土。是妾所願不敢望也。唯諸君命之。時座中亦爲慰解。妃卽於衣帶間取出前所預製死藥。掬而吞之。見者莫不色然而駭。妃談笑如平常。須臾起入內室。隨卽瞑目。時年僅四十。甲子立

冬十月十二日子時。憲妃既薨。延祀公不敢擅自斂葬。以事聞于上官。旋命驗實。權發官錢一百貫。紅錦緞一疋。仍飭黎族偕玉骨載歸。清華雷陽磐石社安葬。又馳表洞達欽奉詔設立廟于妃貫琵琶社。并賜安貞殉義之碑。給田二十畝。酒夫二名。永爲祀事。下船日。朝之大吏與四方騷人墨客。多爲對聯及詩歌以輓。之前軍總鎮官有聯。輓云。

五八旬屬地。捐身萬古綱常昭宇宙。十六載遺夫沒子。一腔義烈答君王。

◎ 輓詩

漠漠燕雲。○世龍啼陰孤鶴韻還空。餘生那可兼。雙恨一死寧。教了一從青塚一丘秋。月照御碑千古白雲封。可憐四海皆臣妾。徒向山陵泣劍弓。自分殘花不復言。沾泥留待殉郊原。冰天雪凍羅衣淚。黃壤霜淒翠掖魂。得有泉局歸大節。豈偏金屋受隆恩。百年故鼎多塵翳。憑仗清風一掃昏。

一夜冬天起怨風。烈人曾此自從容。滄桑世局殘燈下。夫婦深情半酌中。不把尋常憐。分薄可欽節義見。時窮聞風我亦悲。而喜悲也公兮喜也公。

右一首鄧陳常輓

大羅城側啓。遺弓腸斷元妃酒。半鐘莫見鼎湖千里露。寧隨卞海一帆風。香魂肯逐燐螢散。清節長留日月同。培植綱常功不少。等閒笑顧幾嬌容。遙望燕臺十六霜。未甘化石待君王。無聲杜宇單留血。盡淚哀猿寸斷腸。簪珥可堪回曆。數髮膚何愛殉綱常。豈徒粉黛慚貞烈。多少鬚眉不敢當。

故宮殘柳滴寒霜。報道貞人此夕亡。翠靄美談相上下。雲耕節義亦尋常。當初早及風塵駕。中土應留粉黛香。一死從容完義分。傑然翹楚百男邦。

△翠靄烈婦

烈婦名舜。姓潘氏。石河縣爪牙社攸嶺侯吳將公景桓亞夫人也。美而無子。景興末丙午六月二十六日。侯死於戰。侯嫡夫人出家。夫人言笑如平時。家人異之。未幾以家事囑侯子。醮于扶董建初寺。嫡夫人住持所。卒。醮偕嫡夫人率侯子詣翠靄津。侯死綏地。南向招魂。祭畢。夫人麗服靚粧。縫歛衣乘小舟從中流死。居人感之。立祠于津側。時人多爲詩章以輓之。

訓導何策顯有詩云。「從一而終義薄雲。古人烈婦許誰倫。珥河鋒鏘綱常淚。翠靄波濤節義身。激濁一時江有色。流清終古水無塵。可憐三百餘年國。天理民彝一婦人。」

★符家女學士

學士名阮氏。蕙字瓊香。山西安樂縣榴溪人。金華縣扶舍社符叔宏之妻。故俗稱爲符家女學士。學士有文學名。最曉音律。所著有梅粧集。行於世。茲錄數首於左。

采蓮曲

其一 相看綠鬢年

無事采溪蓮

小姑嬌不語

帶笑學撐船

其二 蓮花遠近香

采采總山娘

莫遣風吹鬢

冰肌元自涼

夏詞

風吹榴花紅片片。佳人閑打鞦韆院。傷春背立一黃鶯。借徑哀題雙紫燕。停梭無語翠眉低。倦倚紗窗夢欲迷。却怪捲簾人喚起。香魂終不到遼西。

秋詞

清商浮空澄霽景。霜信遙將孤雁影。十丈蓮殘玉井香。三更楓落吳江冷。飛鶯夜渡碧闌干。衣薄難禁剪剪寒聲。斷洞簫凝立久。瑤臺何處覓驂鸞。

冬詞

寶爐撥火銀瓶小。一杯羅浮破清曉。雪將冷意透疎簾。風送輕冰落寒沼。美人金帳捲流蘇。低護雲窗片片糊暗裏。喚回春世界。一珠芳信小山孤。

★武妃禦敵

武太妃唐安鄆墅人。鄭主樞之妃。鄭主杠之母也。黎懿宗時。一七四〇。鄭主杠肆行淫暴。妃屢責之。弗悛。舊臣如阮公沆。黎英俊等。皆以忤旨見戮。盜賊因之蜂起。妃與陪從阮貴慤。阮公宗密謀。曰。杠爲此不道。危及社稷必矣。諸君宜斷以大義。余絕不忍拘以私情。二臣奉密諭。輒廢杠立樞。大局以定。時盜警未息。樞親率大兵攻廣南。適賊渠阮選伺昇龍城無備。進逼菩提江。希欲竊據報至。人皆震動。后特親駕調遣。前派鄭譯控捍四門。又分委文班諸臣各出城外。按禦江畔作疑兵計。賊驚退京。城晏然。

〔未完〕